

## 那山，那樹，那人

王凌晨（在讀生）

那是一座長滿了野酸棗樹的小山，坐落在小縣城的旁邊，小山不夠高大，但在那漫山遍野裡都留下了老人和孫女美好的回憶。

山上的野酸棗有著很強的生命力，大山的褶皺起伏處、山坡上、小路旁、溝渠邊、到處都是它的身影。春天，走在羊腸子一般曲折的山道間，抬起頭，滿山顫動的棗樹便會綠了眼簾，每到這時，老人就帶著小孫女上山感受大自然裡棗樹香甜的氣息，給孫女講老家黃土高原上的故事。在老人的記憶裡，那裡的山也長滿了酸棗，荊棘般的酸棗樹雖然沒有為荒蕪的陝北高原帶來些許陰涼，但卻深受人們喜歡，因為它們的存在穩固了泥土和風沙，成為了保護當地生態環境的自然屏障。

經過一個夏天的茂盛生長，小小的果球在深秋季節成熟，顏色由青變紅，掛滿枝頭，摘一個放進嘴裡，酸酸甜甜的味道好極了。那條去往後山的路上的居民每每看著小女孩扯著爺爺的衣角去，拖著野酸棗的枝丫回來，早已熟悉這爺孫倆，總會有好的上前打招呼，時不時還會有阿姨上前給可愛的女孩糖吃，小女孩哪裡還會顧及阿姨的糖，她的肚子不是為滿山的酸棗留著，就是已經被那棗填的飽飽的了。雖然每個晴朗的日子，爺孫倆都會在小山上渡過，可小女孩總也不願從山上下來，無奈的爺爺只好摘下掛滿酸棗的小枝丫給孫女，小女孩才會咧著嘴，滿意的拖著她的戰果乖乖回家。消滅了酸棗後，他們把光

禿禿的枝丫掛在家裡的牆上，來往的客人往往驚訝於滿屋的乾樹枝，連奶奶也會時不時的抱怨兩句，這時的爺孫倆總會相視一笑，像保護什麼寶貝似地不願將這些乾樹枝丟掉。

後來，小孫女不情願地被爸爸媽媽接走，老人依舊偷偷地一個人去小山，光禿禿的小山像極了陝北家鄉的景象，沒有了活潑的孫女陪伴，往往讓老人感到孤寂，而這份孤寂又勾出了那隱藏在心底幾十年的思鄉之情。想起同樣是佈滿野酸棗的黃土高原，想起小時候放羊時一路摘酸棗吃的歡樂，想起山間時不時響起的信天遊，想起偶爾傳來的嗩吶聲，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總會忍不住淚流滿面：「我的黃土高原啊，我的親人們，你們還好嗎？」

老人在還沒有槍桿高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，結束了一場戰役後輾轉西北各地當兵，最後定居關中，這一別故鄉就是幾十年。退休後的老人很是自覺，他幫忙碌的兒女照看孩子，卻始終沒有提起心裡思鄉和盼望回鄉的夙願。如今兒孫們不在身旁，孤獨的老人只有去那小山，用那山和那棗樹來懷念遠方的家鄉和親人。

又是一年酸棗熟透了的時節，這次，老人十分高興，因為他的兒孫們都回來看他了，躺在床上的老人出神地望著牆上掛著的棗樹枝丫：「不知道黃土地上的親人們，你們是不是也像我一樣在離別之時才能見到兒孫一面？不知道離開了這個世界的我，還能不能再回到黃土高原和你們相聚？」